

# 六十多年懷舊誼

劉遐齡

## 一悼念「我的朋友」的「朋友」唐德剛

我們戲稱為「我的朋友」的「朋友」唐德剛兄，早已悄悄地走了。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為人正直俠義，談吐詼諧，寫作幽默的旅美學耆。他在紐約哥大「勤工儉學」，即與當時人皆自詡以胡適之先生為「我的朋友」之時，他即與胡先生亦師亦友，且因與胡夫人能以安徽家鄉口語交談，得以經常啖嘗胡師母的家鄉美味。

當時他因兼在哥大圖書館服務，即曾以「夫子自道」的口氣，寫了一篇梯突風趣《我的女上司》短文，刊在紐約華文周刊，後來又曾上窮碧落下黃泉，搜羅了一些難得的資料，以流水行雲生動的筆法，寫了一篇《梅蘭芳傳稿》，以其筆名在香港出版，吳菊人說，大家都在猜想，誰是這位「天下妙文，萬人爭誦」和「天下有一無雙」的作者，使人看了真有如「貴妃醉酒」一樣，「如醉如癡，為這位大手筆大作家旁徵博引的文學史學涵養所沉醉」！但在紐約，友好早知德剛有文名，久以「我的朋友」的「朋友」稱之而不名了。

我們當時這一批寓居紐約哥大附近的真假「孤家寡人」的少年學生，埋頭伏案之餘，而由在聯合國服務的宋寶尊，及在哥大的陳志文、德剛等十數人發起，組織了一個漫無組織號為「誼社(Friends Club)」的團體，以陳志文為首任為「會長」，每逢週末，或是郊遊，或去耶魯大學參觀；或去普林斯頓圖書館參看古代學子寫得密密麻麻經書舞榭的綢質繡衣；或特約愛因斯坦教授的研究助理楊振寧博士給我們講課；或觀賞經典西樂晚會演奏，或在「華美協進社」、「中美聯誼會」等地集會座談，友情洋溢，誼貫長空。

所以我們小小的「誼社」，雖也是德剛《五十年代底塵埃》書中的一點灰粒，但我們後來八仙過海各自東西，但當時張淵揚老師，卻公開指名道姓，說我們是紐約「臥虎藏龍」的後起之秀。

德剛曾為我個人「口述歷史」，講解他在國防部協編《公報》，如何離職，以及後經顧頡剛老師介紹，任教安徽大學的經過詳情，使我對於德剛的學養機智和膽識，益增了解！而他也說我與「湖南人火爆脾氣」相反的容忍氣質，連聲「乖乖朗的當，佩服！佩服！」的高聲稱道。

後來陳志文前往伊利諾後作博士後研究，我曾被推出任「第二任會長」直

至我在 1956 年回返台灣服務之時，推選宋寶尊出任「第三任會長」，我們曾在于斌總主教河邊大道創設的「中美聯誼會」，舉行盛大交接和紀念餐會，邀請我國留美法學家吳經熊教授出席演講。之前我們也曾邀請德剛為我們講解「十八、十九世紀中美之間的外交關係」，欣賞了德剛的學富五車和「講課」的幽默詼諧！

當時在我離美返台前夕，德剛顯露了他的傳統詩才，他與張老師等曾經綴有七言律詩送行，德剛原詩云：

執手屏營百感加，故人瞬見隔煙霞，

客中送客難為別，樓外高樓何處家？

我泣新亭思漢土，君揮祖楫上張槎！

神州自有漁陽戍，台北金陵路不賒！

其時我也曾步韻奉和：

誼社磋磨道義加，臥薪焉敢臥煙霞！

中原鼎沸何時已？寶島磐安到處家！

學究天人君伏案，氣吞河嶽我揚槎！

相期無負平生願，痛飲黃龍意興賒！

當時德剛仍在哥大焚膏繼晷，撰寫有關中美外交關係歷史的博士論文，我之所謂「學究天人」，倒是恰合他伏案治學的實情，其他所謂氣吞河嶽、漁陽戍、和痛飲黃龍等等也者，借著德剛永不離嘴的口頭禪來說，「乖乖朗的當」，那都是彼此吹牛，不免有些「言過其實」誇大的氣味了！

昔別各未婚，當我一九五九年三年後再來美的時候，大多皆已有兒女。而我在台灣時，也曾應邀拜訪過德剛的先岳吳開先先生；也曾為德剛和李和生在紐約出版的《新時代》月刊，寫過短稿；我也曾應德剛之邀，接待過應教育部邀請赴台講學的他的恩師，華盛頓州大和哥大東亞史學權威。

一九五九年我再到紐約時，「誼社」諸人大舉歡宴，德剛且又特別家宴接待，在座者有陶百川先生的女公子等人。其後我去德州基督教大學任及在北卡州大分校任教，他則已在哥大完成博士學位，同時從事其他中國名人「口述歷史」的研究與著述，其中尤以先後出版中英文的《李宗仁回憶錄》、《胡適雜憶》等最著盛名。後來他則先後在布碌崙大學及紐約市大任教。我們雖然不再時時相會，但亦因同時在美國各個學會，如「亞洲研究會」、「美國漢學會」等學會活動，德剛幽默言談，宛如往昔。

後來我曾應他們「二十世紀歷史學會」之邀，在紐約市大宣讀英文「兩岸外交政策的比較」長文。尤其是當時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後，兩人同時在聽眾席上，坐山觀虎鬥，欣賞當時某些學人對於天安門「目睹當時實況」不同和矛盾的描繪和敘述，不免「會心」微笑，而事實上，德剛卻是「美籍華人」中，早先回返大陸的「先驅」或「前輩」。

德剛遠在一九七一年至七二年間，即已第一次回返大陸，而他也有其新鮮獨特的經驗與感歎。當時季辛吉博士雖為尼克遜打開了北京的大門，中美僅曾互設聯絡處，德剛即從加拿大中領館取得簽證，單槍匹馬，經由上海再去安徽，因無糧票，在上海公社用餐鬧出過無法付賬的麻煩。後到安徽，卻受到了世界上僅有「三個博士」的特別招待。三個博士即美國季辛吉博士，取得了諾貝爾物理獎的楊振寧博士，此外即為哥大史學博士唐德剛。其時與楊振寧同時獲得諾貝爾物理獎的李政道博士，未曾回返大陸，所以不算在內。而他們也把也是安徽同鄉前輩的「胡適博士」，完全忽視了！此是我們在紐約世界日報與聖約翰大學合辦的學術會議後，他驅車送我回返紐約，在哥大喝咖啡時的口頭報告。當時他也將他在大陸探視老母與弟妹團敘的詳情，以及他在大陸耳聞目擊當時全國官民膽顫心怯，宛如一群「灰色老鼠」的實況，據實道來，聞之使人觸目驚心，但他也有「江青死無葬身之地」的預言，後來果然應驗。

此外德剛因為樂於助人，紐約有兩位友人，因借他的名義就醫，而在哥大醫院去世，所以時人曾有「德剛死了兩次」的傳言。其中一位且在紐約大學，剛剛取得了博士學位。另有一事，說來也是巧合，在事實上，德剛不但可算是我的一位「朋友」，而且也算得是我們彼此有些瓜葛之親的同輩親戚。原來他的親姨姪女，是我家二媳婦施養吟的大嫂。所以我和德剛，也算得是間接的「兒女親家」。

後來我在華府參加某一個國際學社的年會，好幾位海外學人，互道誰是最先前往大陸訪問，誰被當時某一級大陸某些頭號政要，如鄧小平或楊尚昆等最先接見，或是招待住在某一高級旅店等的爭論，互詡「榮耀」和「重要」，至為精彩，也很聳聽，但比起德剛在大陸被譽為「三個博士」之一的榮譽，最多

也不過是可畏的「後生」或「後生可畏」而已了！

事實上，我並不是故意攀龍附鳳而為他吹牛，德剛不僅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而且滑稽梯突有風趣，談笑風生盡文章，可謂多才多產多學問。他在我返台時間，他也成為大陸香港譽為頂頂有名的「紅學專家」。他在八十年代，也曾寫了一部《戰爭與愛情》(大概他有與俄國托爾斯泰名著《戰爭與和平》一爭短長的意願?)的小說，已在台北出版，但也已絕版，後來我在德剛香港住宅附近的公共圖書館中，看到了他的兩冊大著，焚膏繼晷，幾乎一口氣把他的長篇大著讀完。其後我從香港和大陸回來時，德剛從台北寄來的郵件書包，卻不是他說要送我的《戰爭與愛情》小說巨著，打開來一看，連聲道歉，說是小說絕版，代之以他的近作《晚清七十年》的五冊巨著。

後來我退休後，遷來南加，但每年仍與德剛在聖誕假期，交換賀卡，唯最近幾年有去無回，後來探知他的健康欠佳，並且由於我們彼此的間接親戚關係，知他耳已不太聰，但仍能戴著老花眼鏡看書，平日起居多由昭文照料，據說最近曾有兩次驚險，他們曾召回遠在加州的光儀，但幸而安然無事。後來德剛已搬來北加，與親人朝夕相處，安享晚年。兩年多前，不意驚聞噩耗，德剛已在北加州安靜仙遊，一代學人，同輩至友，驟然仙去，風雨淒淒，至今縈念，猶是哀慟無已。但以人生自古誰無死？文史汗青留盛名，享壽九十高齡，可謂福壽全歸，而且明哲有後，無負此生矣！



↑ 作者(後排左二)與唐德剛(後排右二，高個兒)在紐約華美協進社與孟主任暨夫人，以及部分會員合影。